



ia

开47页 三杰

〔苏〕奥·拉甫洛娃 亚·拉甫洛夫 著
杨 振 陈立柱 译

华夏出版社

刑侦三杰

〔苏〕奥·拉甫洛娃 著
亚·拉甫洛夫

杨 振 陈立柱 译

华 夏 出 版 社

1987年·北京

Лаврова Ольга и Лавр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Лв Следствие ведуг знагоки. Сборник
Телецьес. Вступит. М., «Искусство», 1974

刑 侦 三 杰

〔苏〕 奥·拉甫洛娃 著
 亚·拉甫洛夫

杨 振 陈立柱 译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375印张 206千字 插图2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9600册

ISBN 7-80053-035-3/I 022

书号：10484·022 定价：2.15元

目 录

黑搶客.....	(1)
流浪汉.....	(51)
现场捉贼.....	(111)
坦白从宽.....	(173)
恐 龙.....	(233)
恫 吓.....	(299)
译后记.....	(391)

黑 掮 客

人 物

兹纳缅斯基 高级侦查员
托明 刑事侦查处高级检查员
基布利特 犯罪侦查学鉴定师
女秘书 兹纳缅斯基所在刑事侦查处秘书
沙霍夫 日用品商店经理
沙西尼亚 沙霍夫的妻子
舅舅 沙霍夫的舅舅
阿尔图尔 沙霍夫的助手
舒季科夫 会计员
拉耶奇卡 会计员的女友
薇拉·格奥尔基耶夫娜 舒季科夫的姑姑
被告人甲 普列奥布拉仁斯基,沙霍夫的同事
被告人乙 沃尔科夫、沙霍夫的同事
被告人丙 特鲁托夫斯基,沙霍夫的同事
审判员
陪审员数人
法警
派出所所长、少尉
沙霍夫的客人若干

序 幕

〔法庭。宽敞的大厅，窗子高大。许多旁听群众，其中有被告的亲属，证人及与本案件有关人员。

托明坐在法庭内，极力避免引起人们的注意。审判员坐在高大的公案之上，左右两边是几名人民陪审员。

被告席的长凳上，坐着几名被告人。沙霍夫也坐在被告席上，只是离开其他几人略远些。这是一个身材魁伟、保养很好的、年近五十的男子，两颊刮得净光，一双机敏的黑眼睛，装出一副由于误入歧途而失足落水的样子。

审判员 被告人普列奥布拉仁斯基！您^①在预审时，即第一卷第八十二页上，确认，商店经理沙霍夫是你们盗窃行为的发起人，他得到了大部分赃款。您的口供记录是否确切？

被告人甲 （不反悔）这记录完全对，审判员公民。

审判员 您承认您说的都是事实，是不是？

被告人甲 不，审判员公民，我们诬陷了米哈伊尔·鲍利索维奇。^②舒季科夫指使我们，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沙霍夫身上……

① 俄语与汉语使用“您”习惯不一样，汉语通常表示礼貌、客气，俄语有时表示礼貌，有时则表示关系疏远、淡漠。本书刑侦人员对犯人使用“您”，则表示疏远、淡漠。

② 沙霍夫的名字和父名。称名字和父名，系表示对一个人的尊重。

审判员 可是，舒季科夫怎么会有办法让您说谎呢？

被告甲（善于辞令）那怎么没有，审判员公民！要是说真话，那么，在我们这一伙人里能拍板的就是舒季科夫。以前我们包庇了他，可是现在，既然他逃脱了侦查……隐瞒真相有什么便宜，您说是不是？我们也有良心……

审判员 坐下，被告人沃尔科夫！

〔被告人甲坐下。被告人乙站起来。

审判员 把您知道的有关沙霍夫的犯罪活动讲一讲。

被告人乙（愁眉苦脸）他跟我们的案子没有关系。

审判员 这就是说，以前你们提供的口供是假的，使无辜的人遭到了逮捕？

〔被告人乙沉默不语，法庭内发出一片愤怒声。

托明不知所措地皱起眉头。

审判员 坐下，沃尔科夫。被告人特鲁托夫斯基！在审问与对质的时候，可您一直说沙霍夫在组织贪污活动方面起了主导作用。

被告人丙（站起来）不，我们真正的领导人是会计康斯坦丁·舒季科夫。米哈伊尔·鲍利索维奇·沙霍夫与贪污无关。

审判员（停顿片刻，与陪审员们小声商量）证人沙霍娃！

〔一个穿着华丽、年约四十的黑发女人走上证人席。她举止傲慢，似乎对法庭提问感到委屈。听众中许多人以好奇的眼光注视着她。

审判员 在搜查时，从你家里搜出大量的贵重东西，其中最主要的是女人首饰。您是不是还象以前一样，认为这是您丈夫送给您的礼物？

沙西尼亚（傲慢地）当然是。

审判员 可是搜查到的“小首饰”，总价值超过了你们夫妻俩十年工资的总和。这一点您怎么解释？

〔审判员的话在法庭内激起一片小声的热烈议论。

沙霍夫惊慌不安地注视着妻子。

沙西尼亚（保持镇静）虽说我是个女人，但对这些东西丝毫不感兴趣。

审判员 被告人沙霍夫！也许，您能回答这个问题。

沙霍夫 我什么口供也没有。我没有任何罪过，逮捕我是非法的。

第 一 场

〔侦查员兹纳缅斯基的办公室。这是一个不大的房间，窗子上挂着白色的窗帘。房间里除了办公桌、书架、保险柜、小沙发之外，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

托明不安地从房间这一角踱到那一角，述说着沙霍夫等人案件的诉讼结果。他很激动。兹纳缅斯基则冷静地思索着什么。

托明 他们玩的就是这套把戏。所有的人一下子都翻了供。个个都在扯谎。问沙霍夫亲手填的商品报表的事，他们都坚持说，那简直象小孩子开玩笑，有一天，大家比赛书法，看谁写得好，于是就让沙霍夫动手写了。审判员提到沙霍夫签字的账目时，他们都回答说是舒季科夫故意造的假账……真愚蠢，马脚都露出来了，他们还在遮掩。简单说，案件被打回来了，还要对沙霍夫搞补充侦查。依我看，米哈伊尔·鲍利

索维奇马上就会给释放出来。这场意外的事件光彩吗？这就叫做“去吧，托明，听判决吧”。简直可耻！你明白是怎么回事吗？

兹纳缅斯基（沉默片刻）应该坐下来好好想一想。

托明（叹气，坐下）好好想一想……

〔两人默默不语。过了一会儿，兹纳缅斯基慢慢在纸上画着什么。托明显出精疲力尽的样子，闭上眼睛。停顿。〕

托明（喃喃自语）舒季科夫，舒季科夫，舒季科夫……耳鼓都快让你给磨穿了。

兹纳缅斯基（陷入沉思，懒洋洋地回答）总的说，是个瞎胡闹的家伙，不很聪明……只不过是走卒一个。

托明 那他是鬼迷心窍了？也许，不完全是一个走卒。

兹纳缅斯基 走卒一个。萨沙是被紧急推上王后宝座的
小卒子。他本来是准备悔过的，但突然又变卦了。

托明 傻瓜。现在几乎都在责骂他。那也好。其他人似乎都想把罪责推给他，把自己洗刷干净，说什么，是舒季科夫鼓动干的，舒季科夫组织干的，要不就是舒季科夫要求干的。

〔再次不安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兹纳缅斯基的眼睛看着他。〕

兹纳缅斯基 你是说，他们都在努力为自己开脱？不，他们实际上是在坑害自己，说什么以前他们提供的都是假口供。老兄，把舒季科夫推出来当王后，不是为了掩盖他们自己，而是为了稳稳当当地把沙霍夫从棋盘上拿掉，舍车保帅。要知道，沙霍夫同那几个人既不沾亲又不带故。这意思是——什么？

托明（领会了兹纳缅斯基的意思，突然截住他的话）这

就是说有人给他们施加了巨大压力，案子一转交法庭，他们就决定赶快见面，通过他们的亲属订了攻守同盟。

兹纳缅斯基 整个问题的关键是，施加压力的人究竟是谁？

托明（胡乱猜测）也许我们在沙霍夫家里搜查他的藏宝石的密室时太马虎，是不是？这一来他的贤内助买通了他所需要的口供。

兹纳缅斯基（沉思）哎，哪能那么简单……不，要把所有的罪犯，连同他们的新口供，一起提交法庭，不能有一个漏洞……这里面还有一个人。可以看出，是一个十分老练的家伙。你知道，后来在侦查时，我有两次都产生了隐隐约约的感觉……好象幕后有一个人蹑着脚走过，——不知姓名，可是手里握着实权……沙霍夫表现得怎么样？

托明 米哈伊尔·鲍利索维奇很镇静，还神气得很呢。

兹纳缅斯基 他坐在我们对面那天，吓得有时上下牙打颤。这么说，他今天知道案子可能要翻过来。她怎么样？

托明 王后还是同往常一样。

兹纳缅斯基 法庭上翻案没有使她感到意外吧？

托明 非常自然。喂，莫非你都弄清楚了？怎么我说话时，你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兹纳缅斯基（翻腾抽屉，以正常的声调）我也一点都不感到意外。

托明 是吗？

〔兹纳缅斯基悄悄取出一个里面装着信件的文件夹，递给托明。

兹纳缅斯基 不要用手摸！

托明（浏览信件，打着口哨，活跃起来）消息灵通的同志！署名吗，当然没有。怪不得你把我派到法庭去！嘿，这一来可就有好戏看了。

第 二 场

〔街头电话亭。沙霍夫在打电话。

沙霍夫 喂，喂！……对，是我。放了！对，就在法庭！……不，当然，家里可以洗澡、吃饭……至死也要感谢你……简直甬提了……不，我明白，这不是最后的结局……是的，毫无疑问。不过现在赤手空拳休想将我抓住。现在让我们斗吧。我什么时候见你？在哪儿？好。晚上见。

第 三 场

〔兹纳缅斯基在他的办公室中。早晨。年轻、面目俊俏的女秘书，走进办公室，向他问好，把一封信放在他面前的桌上。兹纳缅斯基沉思地看着她，然后，取出另外两封已经拆阅的信，进行比较。打电话。

兹纳缅斯基（没有立即表现出急躁不安的情绪，但声调比平常高）我找鉴定师基布利特……请转告她，兹纳缅斯基请她来一趟。（再次打电话）托明，你就是？你上来，到我的办公室。（拉开墙上的布帘，露出地图，一面看信，一面在城市地图上用尺子量来量去，不时地盘算着）

〔托明走进来。

兹纳缅斯基 萨沙，最终还是需要找到舒季科夫。

托明（知道又有了新情况，不置可否）我去效力吧。

兹纳缅斯基（继续在地图上测算）我知道你会效力的，可是简简单单地效力不行。要紧急行动，要准备粉身碎骨！第三封信又寄来了，发信地址大概是一个，但发信的邮局都不同。（在地图上指划）舒季科夫那里有没有联系网。

托明（看地图之后，想）有一位小姐在那一带……信里说什么？

兹纳缅斯基 吉娜^① 马上就来。让她本人拆封吧。

托明 对，不论从哪种观点看都有道理。（坐到沙发上）女人的洞察力乘以犯罪侦查学技术，等于神奇的结果。你们上法律系的时候，犯罪侦查学这门课是谁开的？

兹纳缅斯基 鲍利斯·谢尔盖耶维奇。

托明 是啊，你是早毕业的。我们那时开课的是乌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他曾经预言，吉娜伊达的洞察力超过正常标准的五倍。

基布利特（走进来）你们好。

托明 嗨，穿新衣服了，来，来，让我们看看。美极了！

〔基布利特从托明身旁走过，突然玩笑地弹了他前额一下。把手伸给了兹纳缅斯基。〕

托明（故意神秘地）顺便说说，吉娜伊达，你猜猜，关于你我知道了什么……

基布利特 什么，你说！

托明 “基布利特”，在保加利亚语中就是“火柴”。

基布利特 是火柴又怎么样？

① 基布利特的名字，吉娜伊达的爱称。

托明（情绪低落下来）没什么，只不过是《笑林》专栏中的一段小掌故。

基布利特 你小心点，我也要查一查，土耳其语里“托明”是什么意思。我希望让你高兴高兴。

兹纳缅斯基（冷冷地）玩笑结束了吗？那我就来讲讲情况吧。（转向基布利特）你当然知道日用品商店那边的事了。

基布利特（虽不打算再说话，但忍耐不住）还能不知道！我真没想到会把巴尔·巴雷奇·兹纳缅斯基办的案子推倒重来。

兹纳缅斯基（微笑）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你瞧，法庭开庭前两天，我收到了一封信，总共有两句话：“我想通知您，普列奥布拉仁斯基、沃尔科夫和其他人，要在法庭上推翻他们的口供，并且要说假话。难道不能揭穿他们吗？”接着又寄来第二封信。虽然上帝和上司都看到我已经尽了我的力量，匿名信的作者还是指责我没有采取行动。（指着桌子上堆放的卷宗）今天又送来了第三封信。这些都交给你。（把信封送到她面前，并从桌子的抽屉里取出信）

基布利特（仔细看信）你对指纹感兴趣？（气恼全消）

兹纳缅斯基 指纹，打字机，你眼前这些东西我都感兴趣。前两封信我用手摸过了，这是我的罪过，最后一封我加了小心，就等你拆封呢。

基布利特 有剪刀吗？

〔兹纳缅斯基递给她剪刀。基布利特从皮包中拿出一副手套，戴在手上，拿起信的一角，轻轻剪开信封的边缘，取出信纸。

基布利特（读信）“侦查员兹纳缅斯基同志，难道您不为

舒季科夫的命运担心吗？一个大活人竟不明不白地失踪了，于是破鼓乱人捶，罪过马上都推到他身上。应该抓紧寻找康斯坦丁·舒季科夫……（突然停住）假如他还活着的话。”这还不够吗！

托明（沉默）不，未必是这样！他怎么可能会失踪呢？！

基布利特 你为什么不去逮捕他？

兹纳缅斯基 不为什么。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

基布利特（对托明）谁去侦查？

托明 我亲自出马。

基布利特 得多长时间？

托明（叹息）大约一周吧。

基布利特（激动）想得倒美！朋友，会不会顾此失彼！我们注意了这边，侦查对象就会从那边溜掉！要知道，这个舒季科夫不但有家，还有朋友、熟人、邻居和同事，简直是大海捞针！

托明 在你看来，我这个萨沙·托明不过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傻瓜。你认为舒季科夫只会蹲在家中的厕所里，或者壁橱里，而托明只能围着他象猫一样叫。（停顿）前他还活着。有人在卡卢加见过他，我还同

〔基布利特默默地耸耸肩，走到桌子前，看纸，用手电筒和光照的方法，检查纸张的质量，测量空白、页边，用放大镜比较字体，在纸上做记号。〕

兹纳缅斯基 你简直象是在无法辨认的尸体卡片里找东西。

托明 那当然。上帝保佑，暂时没有……假定真把他……怎么办？

兹纳缅斯基 假定……你知道，这一案件中有不合逻辑的地方。问题不在信里……花那么大力气，想那么多花招来解救沙霍夫，为了什么？老实说，案子还要进一步侦查。我们要多准备几份鉴定材料，查明新的事实，舒季科夫迟早会找到的。沙霍夫也得服服贴贴地坐在那条长凳上。我想，时间不会太久的。我们的对手不是白痴，应该懂得……不过也还有另一种可能，舒季科夫失踪了……（停顿）

托明（沉思）比方说，要是自杀了呢？

兹纳缅斯基 对，完全可能。

托明 这倒称了沙霍夫的心愿。不过，要是这样的话……见鬼，他是什么人？这个还没露过面的人，他能甘心情愿去自杀？

基布利特（不理睬他们俩人的谈话，从自己的位子上站起来）巴尔·巴雷奇。所有的信都要取指纹？

兹纳缅斯基 那，好极了。只是第一封信要快。

基布利特（继续用放大镜看信）这种纸又稀又薄；老的比新的好，我用化学药剂处理一下。

兹纳缅斯基 什么时候能完成？

基布利特（不由自主地往窗外望望）不下雨的话，大约两昼夜。

〔托明鼻子里哼了一声。〕

基布利特（严厉地看着他）要是湿度增高，时间还得延长。你们愿意不愿意听一听我对寄信者做出的一些假定结论？

兹纳缅斯基 假定到什么程度？

基布利特 大约百分之九十吧。就你们所掌握的情况

看，已经很不错了。

托明 吉娜伊达，别吹牛。

基布利特 （不慌不忙地）这三封信都是在安静的家庭环境中打印出来的。打字机是“莫斯科”牌的，旧货，好久没修理了，一个人打的，非职业打字员。这是一个妇女，年轻的，或中年的。

托明 （讽刺口气）黄头发还是黑头发？

基布利特 正式的结论我不一定写进去，不过我认为是黑头发的。

托明 （玩笑地举起双手）吉娜伊达，别再蒙哄人了。

兹纳缅斯基 （谨慎地）可能的话，请你说明一下你的推理过程。

基布利特 好吧。（一边说，一边小心翼翼地用一张白纸把信卷起来，然后脱下手套）键盘左半部分，打在纸上的字母都很模糊。一个职业打字员，左右手打字的力量实际上一样大。由此可以得出第一个结论，打字的人是用两个手指打的。其次是，许多符号似乎打出了双笔道，这就是说，打在字母键上的力量不是垂直的，用的是手指肚的前部。那个女人留着长指甲，就是这么打的字。对她的年龄做出结论也不难。打字机是手提式的“莫斯科”牌，在机关里工作的人是没有人携带它的。此外，在打出的信上，感觉不到那种匆匆忙忙的劲头，开头和结尾使用的力量一样。这多半（向着信点头）是在家里悄悄搞出来的。其他的都太简单了，说起来也枯燥……

兹纳缅斯基 （向托明）觉得怎么样？

托明 （认输）这不是一般的女人，简直是我们“身边的奇才”！只是那个黑头发的女人……